

眺望时间的虚空

◎ 库 岑

奥克塔维奥·帕斯在一首题为《村庄》的诗中这样写道:石头是时间,树木是时间,而人是石头;吹刮了几个世纪的风,盘旋着葬入石头的日夜。沉默的石头,那些已逝和将死的魂灵,埋葬着风的怒号和呢喃,这就是村庄被封存的幽暗记忆。

格非的长篇新作《望春风》试图唤醒沉睡在石头中的风,而石头就是一个个面目和性情各异的人物。小说以曼妙轻盈的笔触逐一描画了父亲、德正、春琴等十多位人物,都是些在乡村生活、劳作的普通男女,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织成了小说的经纬和纹理。从 1958 年到 2007 年,五十年的时光荡漾在将近四百页的篇幅里,真是清澈如水,天光云影,自成文章。这里没有历史的残忍,没有血泪、悲愤和故作深沉的思索,只有男女饮食,生老病死。一切皆平平常常,既无大喜,亦无大悲。也许这就是格非所理解的村庄历史,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男欢女爱,这些看似琐屑的日常生活才是不变的生活内容,而时代政治不过

是变幻不定的插曲而已。格非也有意回避了对过往时代的政治做简单的评判,面对巨大而复杂的历史运动,保持谦逊、平实的态度,这恰恰是许多作家所缺乏的一种美德。

当然,格非也不会满足于仅仅描写琐碎的日常生活,在那些平凡的人物身上闪耀的情义,才是他真正的关切所在。父亲为了不牵累别人,不惜自尽而死;大队支书德正虽然木讷而多欲,却始终怀着造福地方的理想,处事也能做到依情合理;春琴、梅芳都是刚烈的女子,泼辣凶悍,但也有一腔体恤他人的柔情。在高大邦、龙英、朱虎平等其他人物身上,也都有着类似的闪光点。正是这些看似混沌未凿却有情有义的村夫农妇奠定了小说温暖的底色,让我们感受到美好。耐人

寻味的是,在小说中年轻后辈的身上,我们却再难看到这种情义的闪耀。赵礼平的狡诈冷酷,斜眼的恶毒猥琐,夏桂秋的淫荡无耻,都标示了人性水准的新低。时代变了,人心在腐败,情义在贬值,这是我们从儒里赵村的前后变化所获得的一种感知。

在小说单行本题辞中,格非引了《诗经·小雅·节南山》中的一句诗:“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乱靡有定,忧心如醒,这是格非对于社会时代变化的朴素感知,但它还没有上升为历史意识。因此,在《望春风》中,虽然有对过去时代的回望,但历史运动的草蛇灰迹却晦暗不明,被轻易地淹没在过于喧嚣的情欲中。如果说人是凝结着时间的石头,那么每个人物都是一枚化石,贮存着

其所生活时代的全部信息。格非给我们展示了一枚枚形状、色泽、纹理皆异的石头,却无意或竟是无力争释它们的地质成因。从这个角度说,《望春风》中其实没有历史,而只有变化。“蹙蹙靡所骋”的困境自然也与此有关。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的出路。于是格非只能将他偏爱的人物安置在便通庵这个暂时被遗忘的角落,这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与世隔绝,仿佛孤悬于时间之外。瞻彼四方,却只能看到时间的虚空,这虚空貌似孕育着无限的可能,实则却是一个凝然不动的黑洞。

望春风,春风骀荡,天地苍黄,石头无言。也许,只有等到石头不再沉默,宛如陨石在天际猛烈地击撞、燃烧,才会使风从沉睡中醒来,吹遍大地。

《野芒坡》的写作密码

◎ 孔明珠

殷健灵长篇小说新作《野芒坡》出版后在读者与评论家中好评如云,首印 5 万仍然洛阳纸贵,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位已获奖无数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再次得到众人交口称赞,殷健灵的此次写作密码又是什么?我带着这样的疑问读了这本书。

《野芒坡》写作的背景是作者 6 年前一次偶然参观到上海徐家汇土山湾旧址,见到一百多年前那里的孤儿院、育婴堂的图片与实物,基督教教会以及外国修士这些原本并不熟悉的事物以一种比较直观的方式,给她以强烈震动,激发了她的好奇心。特殊题材像一道闪电,点亮了她。可是接下来搜集素材,梳理历史脉络,结构小说不单是工作量很大,而最重要的是作家这次究竟要在小说中写出什么不同以往的东西,几经思考几度推翻,殷健灵终于定了“我更想写一个一百多年前的男孩生命中的‘日’与‘夜’,‘光明’与‘黑暗’,是他内心世界可感可触的变化与发展,而促成这一切的,是人性、人

道、信仰、艺术、美与善的力量。”

我早在殷健灵大学尚未毕业时就认识她,那是在当年很红火的《少女》杂志笔会上,这位纯净、端庄的美少女三言两语就征服了我,她理性、成熟,立即成为我教育女儿的样板。后来我成为她的作者,她也为我的杂志写文章。她干活干净利落,交的作业无可挑剔。我当时对于儿童文学的理解是狭隘的,经常挑唆她进军成人文学圈,以为儿童文学“小儿科”,再写得好也没大出息。有时殷健灵也会犹豫,会动摇,但更多时候她是坚定的,执著的。我眼看她妥善规划自己,一部部著作出版,一次次获奖,一步步成长起来,成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野芒坡》很容易读进去,语言简素,条理清晰,牢牢抓住读者的视线,每一章结尾留了悬念。殷健灵底气十足,将少年幼安身世命运放在历史大背景之下观照,细微处以灵动细腻的笔触写出他的苦难,他幼稚、孤独的灵魂,他一直叩问苍天问自己遭遇这一切是为为什么?读《野芒坡》时,我脑海中一直

浮现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在轮下》,是德国伟大作家赫尔曼·黑塞自传体经典小长篇,其中百多年前德国少男汉斯命运曾让我为他心痛之至,如今我读到殷健灵笔下的若安,同样使我纤毫毕现地见到主人公的心灵,以及灵魂的震颤。不同的是殷健灵这部书的风格,不像黑塞那样凄切与抑郁,总体上《野芒坡》散发着轻微的暖意,惆怅中总有一股光芒穿越过来,照亮这孩子的灵魂。这些也是殷健灵在人性、人道、光明、黑暗,爱与恶的理解上与前人的不同,这是本独特的,讲述百年前中国男孩命运的书,融合了中西方教育理念。

在写法上,殷健灵仍然以她最擅长“心理描写”开路,故事一个接一个,环环紧扣,幼安自不必说,无时不刻深入他心里来描写,后妈的自私无情,外婆善良无奈,卓米豆的纯真灵气,安神父博大慈悲都绘得细密准确。记得之前殷健灵的儿童小说主角大多是女孩子,这次如此深地探索男孩子心灵是次比较大的挑战。在



写幼安的成长中,我感觉到殷健灵有观照现实的想法,也就是通过案例来解决如今孩子的实际问题。比如面对类似校园凌霸,即徐阿小对幼安的要挟,幼安压抑了很久,最后是通过向同伴倾诉,解决了“秘密本不存在”等等。最令人佩服的是这部长篇小说体现了殷健灵这位作家的国际化视野,体现了文化自信。因为作家的知识储备,个人修为在长篇小说中最易暴露无遗,《野芒坡》中有关欧洲艺术史、中国传统绘画史,甚至一些手工技艺的专业知识都还令人信服,作品自然、大气,优雅、淡定。

重读索菲亚·托尔斯泰

◎ 周炳桢

索菲亚·托尔斯泰(1844-1919)是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伟大的小说家)的妻子。在和托尔斯泰长达 48 年的婚姻中,索菲亚极大地支持了托尔斯泰的创作,1887 年她将托尔斯泰的巨作《战争与和平》的手稿从头到尾抄写了 7 遍,足见其付出。

然而,索菲亚和托尔斯泰的婚姻却并不顺畅,有时甚至如同波涛汹涌,一般认为索菲亚是逆来顺受的一方。1889 年,托尔斯泰发表了中篇小说《克鲁泽奏鸣曲》,借用贝多芬的乐曲命名,小说中男主角以一种近乎狂乱的独白宣泄了他对妻子的妒忌、憎恶,最终杀死了妻子。

在该小说的写作年代,托尔斯泰对婚姻关系、性关系的看法越来越趋向于极端,《克鲁泽奏鸣曲》反映了这一过程,其中包含了对索菲亚的强烈不满。索菲亚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我不知道人们是为何又是如何把《克鲁泽奏鸣曲》和我们的婚姻联系起来的,但事实就是这样。”索菲亚称:自己当时的处境受

到了家庭、亲戚甚至沙皇本人的同情。由于当时托尔斯泰在小说界的声望,她认为这部小说等于是在世人的众目睽睽之下侮辱了自己,同时也把夫妻之间残存的最后一点恩爱也毁灭了。

索菲亚认为,在这篇小说中,托尔斯泰对年轻女主人公的描写是完全不真实的。为此,她写了《谁之错?》和《没有歌词的歌》两个中篇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多年来,这两本书一直不被重视,尘封在俄国的托尔斯泰博物馆中。近来,俄国读书界、史学界掀起一股“还索菲亚公正”之风,这两部作品遂重新受到关注。

有一位专事俄国、东欧研究的加拿大学者麦克·卡兹把这两本书翻译成英语,并把它们编入题为《克鲁泽奏鸣曲的变奏》一书,由耶鲁大学出版社于今年 8 月出版。卡

兹称他初读这两本书时大感惊喜——这么好的书,存在了这么长的时间居然无人知晓。尽管书本身的文学价值并非很高,但作者是一位有知识、有教养、有思考、有强烈个性的女士,她敢于表达与自己丈夫不同的看法,而且其初衷是要把书付诸出版的,人们怎么能不对她肃然起敬呢?

《谁之错?》写于 1891-1894 年:18 岁的安娜是一个良家女孩,受过很好的教育,她憧憬的婚姻是两个人思想、灵魂的合二而一,分享爱的哲理,有相同的艺术爱好,共度悠闲时光,共同养育儿女。安娜以其热情、丰富的精神境界吸引了年长自己一倍的普罗泽尔斯基亲王(注意:这和索菲亚和托尔斯泰的年龄差距相仿),普罗泽尔斯基举止优雅、谈吐得体,但实际上是一个知识平庸之辈,在性爱上更

显露出其酒色之徒的原形。最终,安娜和普罗泽尔斯基的婚姻走向灾难、谋杀。她从女性的角度来解读这场灾难,以安娜不幸的婚姻揭示了男女情感的矛盾,以及夫妇之间对子女生育、抚养上的不同观念。

《没有歌词的歌》成书于 1898 年,故事来源于索菲亚自身的经历:在 1895-1896 年的夏天,俄国音乐家谢尔盖·塔纳耶夫在托尔斯泰的庄园居住,索菲亚和他的友情甚笃。该书的女主人公因家人去世而心绪错乱,她在音乐中得到安慰和愉悦,不料最终迷恋于作曲家本人。索菲亚以一个委婉动人的故事讲述了理智和性爱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模糊易变的界限。

两本书的角色并不和现实中的人物直接对应,但是从故事的气氛、冲突和感悟来说都折射出了作者和托尔斯泰的婚姻生活。

新书推荐

《水印：魂系威尼斯》布罗茨基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已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的《小于一》、《悲伤与理智》,近年频频斩获各大好书榜。散文游记《水印》是布罗茨基对于威尼斯这个最美丽的城市所描绘的最为迷人、机智、优雅而又迷人的肖像。布罗茨基对于这座横亘于时空之中的水城有着一种深入骨髓、近乎宿命的迷恋。从 1973 年到 1989 年,布罗茨基 17 次踏入冬日之光中的威尼斯城,目睹“自水中诞生的时间”,“带着温柔,带着感激之情”欣赏“时间在海岸上织成的花边”。记忆与梦境,爱与死,美与时光——这就是布罗茨基为威尼斯所作的这篇令人难忘的赞美诗,这座最为接近他理想之伊甸园的城市。她的建筑魅力与氛围气质同作者自己对这座城市的诗性回忆在 51 个马赛克般的章节中交织成一部回旋曲,1996 年,布罗茨基逝世,随后被安葬在了威尼斯的圣米凯莱岛公墓。他最终同这座与他血脉相通的水城合二为一。

《医院》韩松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主人公出差 C 市时突发疾病,被送入一家奇特的医院,经历了种种荒诞不经却又意味深长的事件,最后发现他来的其实是一个“药时代”,整个世界是一座医院,整个宇宙也可能是一座医院,而人生就是反抗被治疗。他要逃走,却被强行做了手术……

小说以鲜明的“韩松风格”,建构出深邃而丰富的科幻现实主义,从医疗卫生这一当下热点话题,切入人类社会制度、文化心理中那些难以触及的阴暗面,透视生活的荒杂,重新审视我们熟视无睹的真实与虚幻。

《梁启超修身三书》梁启超编著,彭树欣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戊戌变法失败,使梁启超意识到在社会层面“新民”的重要性,而其关键,则是首先造就一批“欲从事修养以成就伟大人格”的新青年。这既是梁氏《修身三书》的编纂隐衷,同时也开启了现代新儒学的致思进路,并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与各种极端西化派陡然相抗的一翼,在中华文化花果飘零之际为其保存了“一阳来复”的一线生机。故本书不仅具史料价值,对理解及摆脱时下人类之精神困境,亦不乏龟鉴之宜。有志者不妨置诸座右。

《印度的发现》(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1944 年在狱中所著的一部描述印度“前世今生”的精彩作品。20 世纪前半叶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文明古国印度依然被视为蛮荒落后之地,尼赫鲁却不以为然,虽然深受西方影响,但他始终对祖国抱有无限的爱,积极投身争取印度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被当局监禁期间,尼赫鲁整理了自己对本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种种看法,撰就了这部重要著作。今天,我国的读者可以通过这位伟大政治家的独到视角和透彻分析,深入了解邻国印度的历史轮廓和国情渊源,并借此展望中印未来的发展前景。